書經注

書經注卷之十一

金履祥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

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岐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內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爲九服矣宗周卽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者也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爲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道官立制之意後

章則訓戒勉勅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人道
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
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
爲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
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爲百職
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illegible][illegible]四方外則

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
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
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
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時制數耳大
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廢事邪則亂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
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
逮及也夙夜常加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

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

自此以下須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

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爲首

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

蘊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燮和

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

經邦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

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

必俻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

徒則主凡夫家之徒眾也故曰地官治眾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凡夫家徒殿頒事任民保受教料征役考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於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

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莫急於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卽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卽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强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使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爲惡也從木從示謂書刑於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爲惡也至於刑

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興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

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
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
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
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爲要服聖人詳内
畧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
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
但止於五服爲王者安全中國不務遠畧於此

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纘定焉不言要服者葢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意雖有法不行爲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爲重蓋古人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古學

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葢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

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於爲驕祿以養廉非期其爲侈故貴於恭儉以爲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實德於中而毋行其僞也僞之無不敗者蓋作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强矯故心逸而日休焉作僞則掩匿覆護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爾居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

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反人於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至眞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治非可以一人爲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於推賢舉能焉推賢遜能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於一家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於已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

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重不待戒勑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勑然王者立法非爲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遡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摠定之

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于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爲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為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荐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也明德言其

本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與由聖之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遂
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
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兼常人
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蹈
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問今古孰不願見而不
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
爲周公者蓋恃有聖人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
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

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卽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國人入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周矣則又思繹之葢在我之德旣明則不蔽於私而又有以度之此政之所以善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此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與

愚謂此成王因師虞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為親近之臣獻納之任其為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此固為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此章之意勉君陳之

所未及與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有寛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未必依勢倚法而成王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則易爲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寛而有制則寛意常行於法之中又非廢法以爲寛也從容以

和則其忘勢近民亦非勉强勉强則不能和矣

蔡氏曰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曰弘周公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呂氏曰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

揆理勿徇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隨其時
措之宜無過不及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
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
止百者則刑之關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
大警誡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

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

官皆厲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

指官也頑者所未化備者謂所未能事必有所

忍則能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

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溫純於職業則兼簡其

修廢使人勸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

則人勸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

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

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爲物所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教之以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末而實在吾攸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之眞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

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

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羆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懿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蔡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兼或三公下兼六

卿蔡氏曰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日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

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

事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

克達殷集大命

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

列敎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

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謂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釗康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冲遘罹其禍四國相挺而起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爲託然合遠近大小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葢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葢相傳以爲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因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爲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之事徇之而不謹自微而大權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致

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葢臨歿之
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烱然也
惟善治氣者爲能懸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
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
曰斯言也葢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此始
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
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
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
則周公孔子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
莫不同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蔡氏曰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受命王還內徹出幄帳於庭喪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太保以冢宰攝政出命南宮毛當是括之後齊侯呂伋太公子入為虎賁氏爰於也逆迎也南門路寢之門也延引也引入路寢之旁翼室為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天子居喪之次曰

梁闇比諸侯倚廬而加楣梁此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宅宗之地此下文東夾所以不陳設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盛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卽太保命之也作册以傳顧命古者册書自有常度此重顧命故其册之度又異於常太保定其制焉送死事固大而顧命亦大故於崩之再明日卽命作册度其它喪事自有常職此不復書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卽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爲重也伯相卽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爲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釗士諸職皆士也材物也凡朝廷所須癸酉

器物如下文禮器几席專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爲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謂樂吏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張之士者卽幕人司几之類也黼扆天子之屏黼以白黑爲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糾者謂之黻以象雷也文之方而四缺腰兩旁由內首尾由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卽今銀儀畫也扆以縉爲之設黼扆幄帳如成王存

之曰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古者前爲堂後爲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蔑孔鄭諸儒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緇爲緣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爲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爲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墻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者序別內外也然

左右進以至戶牖閒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云次第繹由處也底者謂席也綴雜彩文貝車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繪五彩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

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則又越玉五重蒸東夾者
者前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
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西階之上士
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於西
夾爲之所以西夾既設几席又加玉五重而別
不陳寶漢天子殯以玉札謂之玉柙所以不腐
周天子殯而五重設玉意可見矣東夾之外未
爲梁闇西夾設位未畢塗屋以將傳顧命未脩
喪禮也笱席呂氏謂蒻竹篾以爲席也紛雜也
漆黑漆親親不尙飾故此生之設如此

陳寳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朝廷尊敬不設寳玉於東西序夾室則設之寳者先王之寳器赤刀博物志昆吾鍊鋼赤刀切玉如泥者大訓即典謨帝王之書河圖即伏羲所獲龍馬負圖也胤兌和垂或地名或人名其物皆精堅久遠世所傳寳者蔡氏曰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

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最遠者木輅故木輅謂之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西階阼東階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

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寳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夾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士服凡執器者皆士也雀弁赤黑色韋弁也綦弁鹿胎皮為之惠三隅矛形如圭也畢門即路寢門也上刃外向也兩階戺贊作兩階之陠也堂廉曰戺正義曰堂廉者堂基南畔廉稜也

廉即階角也堂爲兩階則兩階接堂有兩角故
每階以二人夾之然堂廉旣主於南畔則兩階
之間每廉二人夾立也冕大夫冠也制如弁但
加藻耳劉鉞皆斧屬東堂西堂卽東西夾之前
堂也夾之前有廂則曰東廂西廂不爲廂則曰
東堂西堂也戣瞿皆矛屬東垂路寢東西之階
上也垂下階之處也一云垂堂兩邊也鋭按古
文作鈗說文鈗讀若允側階者北階也東房半
以北爲北堂其堂西直室墉東直房戶而爲北
階以下益通宮闈之路也故惟一人守之自門

而階則立衛者皆士至堂則立衛者皆大夫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隮升也由西階未敢有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

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纁今蟻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

傳嗣王有主道爲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卽

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

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

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持也此卽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卽爲

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

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大卞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卞本從廾與弁

同是恭供之義則當訓爲禮或云大弁卽謂天

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

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辭固㮣括成王之命而約言之命汝嗣訓則嗣守文武大訓之謂也率循大卞則自亂于威儀之謂也燮和天下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之謂也然成王之命蓋爲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王之語若此册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複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爲此册則是後世遺詔儷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爲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也顧命有儆逆天威之語故此亦有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爲主宿肅也祭祭酒也咤歎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王搢大圭以同爵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受太保三咤歎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過也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盞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故此報祭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鄭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也大宗以供王小宗以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攝飲福所以受同

祭而飲福嚌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疚雖歆神之

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路寢門成王在殯故名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續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四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爲庭實賓諸侯也

稱舉也圭守圭幣藉幣以荐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日臣衛者謂諸侯蕃衛王國者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謂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嗇宜也王審宜以任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贄相王揖

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以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

純乎吉也答拜旣正其爲後且知其以爽見也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
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矣
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羑若蓋
氏謂羑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
順矣蔡氏疑卽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
非也按字書羑進善也卽今誘字說文羑或作

誘美若蓋天誘其衆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衆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民命之原亦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六師即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弛之反六軍王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猶云張舉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

易弛之事故諸侯公又特言之與蔡氏曰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淩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惓惓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又方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勳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丕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去其貪暴使人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

是為務而取足於是也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慮無不盡其實也誠之所積固自不可掩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銳之士忠實之臣之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為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指同姓大諸侯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王之道雖身守國於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前相揖蓋以王答拜而賛揖也此相揖蓋太保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此處喪禮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

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變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

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

王若曰

書序謂康王命作册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
內史修飾之也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敘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
公能左右綏安毖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
商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
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

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
予一人賴是以甯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
歿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汚
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爲
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
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
之誓之至君陳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
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

黨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

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著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望之孚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化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言之敬而待之尊禮貌重臣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爲蓋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疏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葢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踈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
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
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
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
義之成法政事貴乎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

而尙簡要呂氏曰此深徽作聽明趨捋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葢其俗靡利口惟賢玫當以渾厚敦朴鎭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商民之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旣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衰弊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論也而茲數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族怙侈滅義則以蕩陵

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流而不反驕淫矜誇百邪竝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商民席寵又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資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蓋不可緩也然所以訓之者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不由古以爲訓

予曷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忽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姦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必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踐成終之命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總上文立風聲革舊俗申畫謹固而成其終皆
所以為成固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
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勤德之隆亦豈少此
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
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
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
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
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寡弱而忽

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介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酒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淫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

固已慮之曰昔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之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桀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

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僃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易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

所以入人者深矣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